

三口旧事

阿岑

炎陵县有两个“三口”，一个是龙溪乡的“三口壩”，一个是原东风乡（今鹿原镇）的“三口村”。当然，我这里要讲的是东风的“三口”。东风的三口村，现在是我的“乡村振兴”联系点。到村里反复走动几回，便对“三口村”有了许多了解。

东风的“三口”那地方，在清朝及清以前叫“夹石”，因为村子的东面有一座大山叫“夹石岭”，屏障于它和王家渡、塘田、霍家之间。通过夹石岭，翻过夹石壩，可以到三都的王家渡塘、塘田壩和二都的霍家壩。清朝同治年间（1862—1872），夹石就有了“夹石市”，也就是说，在一百五十年前，夹石就有了这么个“农贸市场”，形成了比较繁华的“墟市”。后来，因为“夹石”地形地貌上有三个口子，就被改叫做“三口”了。一个口子是云秋河从南边的金紫峰北流下来，蜿蜒经过太平岭、西草坪和上村，而到达“夹石市”；另一个口子是从石龙寨发源的沿洛溪，经壩上下来，北至中洞（红光），潺湲而北向回心，“夹石市”会合于云秋河；第三个口子是云秋河会合沿洛溪之后，没有停顿，继续往西北的山洞峡谷流淌而去，经夺魁（红星）而进入安仁境内，过湘湾、泰山，最后注入安仁县的永乐江。正是有了这么三个口子，“夹石”便被后人改名叫“三口”了，“夹石市”便成了“三口壩”。于是，自古以来，“三口壩”端坐于炎陵县（原酃县）的西部边界，成为炎陵县一道多故事的“边区”风景。“三口边贸市场”也因此日益兴盛起来，“乡村振兴”驻村工作队看见市场的文字标牌牌倒破损了，便让我书写了这几个字，做成谷箩大的烫金铜字树立在市场交易大壩的棚顶上。

这里要交代一下，东风乡三口村（夹石），在宋朝末年（1274—1279）便有古姓一支人马从广东迁入定居，开始形成村庄。清代乾隆年间（1780—1790），又有霍姓三兄弟（子汤、子冕、子

标）自炎陵三河霍家迁入三口大壩头。后来又有罗姓人家迁入定居，结合罗家塘。加上康熙年间（1691前后）有李姓人家从桂阳、宜章等地迁入临近的夺魁湾定居，“三口壩”就日益繁盛起来，成了附近安仁县草坪乡、大塘乡、云秋乡以及湘湾乡、泰山乡的百姓交易聚会的好场所。

也正因此，三口壩的古、霍姓殷实人家便开始延请先生开办私塾，教育子弟，培养人才。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出生的霍揆彰就是从三口霍家私塾读书，读到三都的康乐小学，后来考入衡阳成章中学，于民国十三年赴粤（广东）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，终成抗日名将、国民党上将的“三口”子弟。正源于此，民国二十八年春（1939），霍揆彰捐资五千元，在三口村兴建了“望云小学”，以培养家乡子弟成才。

三口村位于酃县（今炎陵）的西部边界，四周群山环绕，东有夹石岭，南有云秋山，西有新开岭，北有金花崖，既交界于安仁、永兴，又毗邻于茶陵、兴宁（资兴），属于罗霄山脉南部的崇山峻岭地区。所以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（1949.10），三口、湘湾、塘田、太平岭一带是霍揆彰和唐猷（三都塘旺村人）企图挽回蒋家王朝败局的屯兵游击“根据地”。霍揆彰和唐猷为此，培养了一大批酃县三都、二都人才，其中就有三口村的霍揆尧（国民党十六绥靖区司令部第一处少将处长）、霍仲华（1911—1950，曾任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武汉留守处中校处长）、霍国祥（霍揆彰儿子，中山大学毕业，曾任国民党三十八军一零一零八军政工作队中，一九四九年去台湾，在台湾学校执教）……

三口不仅有国民党的人才，也有共产党的人才，比如，叶自民（1929—），中共党员，曾任新疆军区空军九副政委。古业精（1934—），中共党员，曾任

州省军区宣传处处长。廖德菊（1938—），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，中共党员，曾任郴州地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、主任、党组书记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潜伏在三口一带的国民党特务，仍然不忘“变天回朝（蒋家王朝）”。于一九五一年四月，由张武纬、廖德言、霍揆尧、霍揆高、霍仲华、廖凯、罗俊我、李浓、魏佑英、李逢春等十人牵头，在“三口乡”秘密集会，策划并煽动三百余人，制造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暴乱。他们砸烂农会牌子，砸开农会仓库，抢走集体财物，捆绑区、乡干部，预备抢夺枪支，上金花崖集中为匪……最终，暴乱被县府派出的武装力量平息了，张武纬和廖德言被处以极刑，其他匪首也被判刑。

历史上，三口壩和太平岭壩是大坪岭乡（安仁县的太平岭、大塘、草坪三个乡。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划归酃县管辖，合成太平岭乡）这个山间洼地里的两个墟市。在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“大跃进”的时候，原来墟市每月九墟，被改为每月六墟，后来全县都统一为每月三墟（农历的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日）。可是，三口壩和河东乡的太平岭、河溪乡的潘家壩，连每月逢三墟的时运都被截断了，三个墟市被县府关闭关闭了。到一九八零年八月，改革开放的政策春风化雨，三口壩枯木逢春，得到恢复开市逢墟，如今又重新兴旺繁华起来了。市场建设焕然一新，村庄建设也日新月异。

“三口村”不仅人文繁复，自然景观也独具特色。三个进出流水的“口子”形成的河流风景旖旎，山水村落交相辉映。在山岭深处，一脉清泉蜿蜒出于苍翠林木之间，至悬崖处凌空飞溅三丈余高，抛玉撒星，聚集于崖下一泓碧潭，这便是三口人津津乐道的“白米下锅”水体景观。配以山林幽壩，还真是值得踏足一行的好去处。

云秋河三口壩段



如今的望云学校校舍

三口村党群服务中心

B3

株洲日报

22593776

2022年3月23日 星期三
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王玺
校对:马晴春

时光

SHIGUANG

千金药业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

真情

老家有爹娘

彭珍云

现在有了微信，视频可电话，与身在老家的父母的联系也比较频繁，我无非是问候并叮嘱，而父母则聊些今天吃什么菜，东家老人寿终正寝了，白喜事办得如何有排场，西家有女婿了，嫁妆如何丰厚之类的琐碎之事。

父母终是老了，女儿嫁了，儿子当兵在外。我的孩子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，两位老人总是盼着周末的到来，每逢周五，妈总会打电话来，问孩子周末是否去她那边，若是去的话她就准备孩子爱吃的饭菜，若是不去，她总是若有所思地说“不来，也好”之类的话，然后叮嘱我不要对孩子要求太严厉，做好吃的给孩子，少“恶”他之类的话。不是周末，我们一家三口偶尔也会去，不过大多是匆匆吃了饭又要走人，而我总是大包小包的提了家中东西回来，一点腌好的霉豆腐，一些蒸好的红薯块，一些晒好的萝卜干，如此种种。一是这些确实是家中自己种的纯天然的东西，另外也是让她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有儿女吃，而且爱吃，她有了再做的激情甚至说是做其它事的激情。

那天老公休息，和一些朋友买了一条狗吃。早年吃狗肉是个很隆重的事，亲戚朋友，左邻右舍统统请过来，围成大大的一桌，用大的不锈钢盆子盛着狗肉，盆子放在桌子中央，或站或立，男人们喝酒，女人们张罗着。吃着喝着，玩玩牌，聊聊家长里短，直到深夜才肯散去！那天的狗是老公的朋友从乡下买的，爸爸也就觉得要让他们吃得尽兴，也就没有另请朋友，也是桌子上大盆的狗肉，却是少有的几时的美味。

第二天中午我打电话回去，说他在洗狗杂，说家中还有很多的狗肉，晚上请朋友来家里。晚饭的时候我拨电话过去，家中热闹得很，干杯声，劝酒声，还夹杂了小孩的哭闹声，暖暖地溢满了整个房子。妈在电话那头说有表叔们，有以前爸年轻时学的打锣鼓的一些哥们儿，还有跟爸学手艺的徒弟们，这些都是爸年轻时的铁哥们儿。好多年了，为了各自的家里，很少有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而如今，同龄的人都已做爷爷奶奶了，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，闲下了，有空聚一下，真好！喝点小酒聊点过往，真好！妈很晚的时候打电话来说，来的都是一家老夫妻两口子的，可能要得很晚。言语中带着无可掩饰的兴奋，妈是喜聚不喜散的人。

想起电视里的一个小公益广告：白发的老母亲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，儿女们却陆续打电话说加班忙不能回家之类的话，老人转身自言自语道“忙，忙点好”，回望的神情，让人不忍。

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”所以，请珍惜那两个让你有家可回的老人们，常回家看看，多陪伴多包容多体谅。



作者小学同学的春游照

今年新春，看朋友圈传台湾黄永松先生写的《春趣》，有些人忍俊不禁。《春趣》一共21条，其中第12条为“不穿太土，穿了招摇，此乃春装”。现正值春季，阴雨天一过，春风一吹，春装就要闪亮登场，我虽然也被黄先生的调侃逗乐了，但心里还是生出对春装的向往来。

打开征集，发现青少年时期同学、学友送给我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学哥、学姐、学弟、学妹们穿的都是春装，不持还不知，这一拼，就问自己，他们穿的为什么都是春装呢？是他们爱招摇吗？

不对，是因为春天很美，春装是春天的一部分。限于篇幅，我一下子晒不完我的同学们的春装照，权且选出两张。

一张是我小学同学的春游照，一张是我妈闺蜜的女儿五妹子和我的游园照，两张照片都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离现在有30多年了。当时，我国改革开放已进行十余年，女生爱漂亮也不必藏着掖着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选择美衣美妆。春游照中的着装，受到程琳演唱的歌曲《好小子》的影响，烫着当时流行的小奔头，牛仔褲之上，配了一件上段三分之一为白下段三分之二为蓝的春装夹克，显得轻松明快。她把自己装扮得像个假小子，不过她右手举着搭在右肩的一束野花，又流露出女性独有的柔情；看到这里，最不赞成黄永松先生在《春趣》中写的第13条“不去特想去，去了又后悔，此乃春游”，这场春游，很惬意。

另一张五妹子和我的照片，是在石峰公园游园时拍的，五妹子的着装层次感较强，由里到外，是白衬衣+黄色桃领毛衣+玫红色西装领外套。其实五妹子的外套不是西装，外套的下端，紧了一圈松紧带，严格地说来，她那外套是西装领的、安插扣的夹克，虽然色彩十分女性化，不过款式融合了男装元素，五妹子比较大胆调皮，这春装穿在她身上，还真是衣如其人。我则穿着一件纯白色的针织毛衣，这毛衣看上去普通，实际上不普通，这是当时荷塘区编织高手玉萍姐姐的手工编织作品，扮靓了我年轻时的好几个春天。这种纯手工的棉纱线编织，质地精细，手感纯柔，让我回想起来，总觉得难能可贵。

在我们湖南人四季的服装里面，春装最不适用，因为湖南的气候冷热分明，处于过渡季的不冷不热的春季，显得很短暂，正价买的春装，常常穿不了两三次，让人汗流浹背的夏天就来了。但是，历经烟熏火燎的湖南饮食男女，每每还是会为自己添置春装，这个时候，实用主义被春风吹拂到一边凉快去了，理想主义入了湖南人的眼和心，纷纷为春而“装”“不穿太土”也成了爱美的湖南人的共识。



作者(左)与五妹子的游园照



那时拱桥

曾治平

一条渠道，像一条长长的水龙，从酒埠江水库舞下来，上边依山峦，下边傍农田，浩浩荡荡，一路欢唱着奔走着，呈现一幅“空中流水过，船帆岭上来”的山水相映长卷。渠道途经老塘村，将村一分为二，村民在渠道上修建了一座拱桥。拱桥两边刻印着“毛主席万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标语。

从端午节开始，我们一个个赤条条地从拱桥上跳进清水，浮在水面或钻进水底，活像一群蛙。打水仗，呛水是常态，有时被对手拖了脚，沉入水下，差点闷死。潜水比赛，钻到水底，几个来回，往往憋得面红耳赤，嘴唇发紫，浮出水面时，一副溺水的怪模样。一个篮球抛入水面，一声口哨，众孩齐跳下去，混作一团，争抢篮球，赢者没有任何奖励，只是自我感觉比别人水性好。我们像变色龙一样，开始，我们像白条条的刨花鱼，在金灿灿的阳光里，闪闪发亮，随着太阳的烤晒，白条条的身体慢慢变成黄色，入秋后，变成黑铜色。经过漫长的冬季和春季，我们身体的颜色从黑铜色又变成白色，一年又一年，周而复始。

一个傍晚，一群蛋鸭在刚吃完完粮的水田里吃得食袋鼓鼓，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，昂首踏步从桥东过来，后面跟着步履颤抖的鸭老倌，一只手持着长长的细竹竿，竹竿上挂着一块破破烂烂的沾着黑泥的白布，乍一看，像是在招魂。蛋鸭队伍嘎嘎着漫步到了桥中段，突然，一条黄牛犊从桥西突奔过来，蛋鸭队伍乱了阵，嘎嘎大叫，有

的飞起，越过矮矮的桥边，落到渠水里。牛犊牛气冲天，双眼圆睁，有时勾着头，有时昂着头，吓得我们纷纷从桥上跳入渠道，游出很远，还不敢回头看。鸭老倌赶紧挥着招魂竹竿拦牛犊，牛犊不但不停，反而直冲鸭老倌过来，要不是鸭老倌躲得快，他可能丧生于猪蹄下。鸭老倌从惊慌中醒来，发现自己伏在桥边上，半身悬在空中，吓得眼一黑，差点翻落渠道里。招魂竹竿早已丢在渠道里，随水而去。他从桥边爬起来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胸骨作痛。暮色苍茫中，牛犊踩了几只鸭，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，有两只还没断气，痛苦地扑腾着翅膀。

从未见过鸭老倌这样的人，不论场合不论时间始终乐呵呵的，觉得遇此大难不死，已是菩萨格外保佑了，就强忍着疼痛，拾起地上的鸭，强颜欢笑着回家，认为有必要炒两碗鸭，一来谢天谢地谢菩萨，二来犒劳自己，庆幸大难不死。

春风习习的清晨，一个身强力壮的少年或站或坐在一个大脚盆里，随水漂移，银丝网灵巧地从他粗糙的大手里放入碧清的渠水里。放完，随水漂到拱桥下，等着银丝网漂近时，灵巧地收网，在银丝网孔上挂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刨花之类的水鱼，他收获不少，他的母亲在等着鱼下锅做早餐。

初夏一天，太阳出山不久，一只嫩蓬木船顺流慢慢过来，船头坐着一个少女，天真纯洁，脖子细长，白皙，穿着花衣裳，芊芊玉手握了一束山花，一股清风从船上升起，散发着醉人的异香。水灵的少女随船摆摆

着小蛮腰，娇声娇气地唱着歌谣。她摇着橹，吸着烟杆，冒出的淡淡青烟氤氲在清晨的淡淡的曼妙的水汽里。偏僻闭塞的乡村，清清哗哗的渠水上漂来如此妖媚的少女，简直是天外来客。我们站在拱桥上，看呆了眼，好奇心和灵魂随她飘向了远方。

三毛比我们高几个年级，他是我们的队长。每天清晨天刚麻麻亮，他的父亲就大着嗓门，吆喝着，把三毛四兄弟从床上喊起来，他们懒洋洋地，肩上扛着耒耜，手里提着或腰间别着柴刀，到山冲里砍柴。当我们沿着崎岖山路，扛着梭镖，举着红旗，唱着红歌，喊着口号，列队到达山林里三毛家的矮破房子时，有时三毛还没回，有时三毛汗毛流地刚回家，我们常常很不耐烦地等待他。小学就在桥那边，上课的预备铃声响了，我们心急火燎，三毛脸也没洗，从墙角抓起梭镖，从灶房的锅里抓一只红薯，站在我们的前面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跨过拱桥，向小学跑去。

连日暴风骤雨，课间雨刚停，三毛跑到布满青苔和泥沙的桥下码头边，弯腰用手洗洗脸，突然，一波浪浪浪浪袭来，他头晕眼黑，滑入渠水中，失踪了。

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后来，拱桥重修，增宽加固了，人车安全畅通，但那座承载我们苦乐童年的窄窄的拱桥，多少次在我梦中重现，翻起心底多少温暖或苦涩的涟漪！